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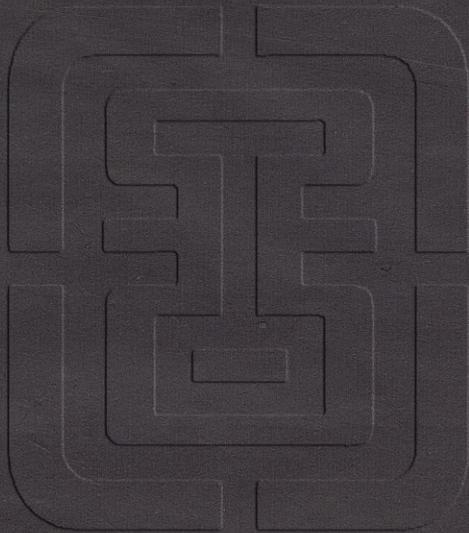
68349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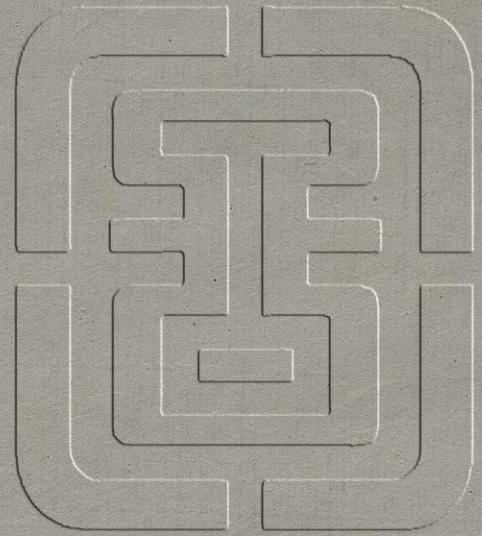
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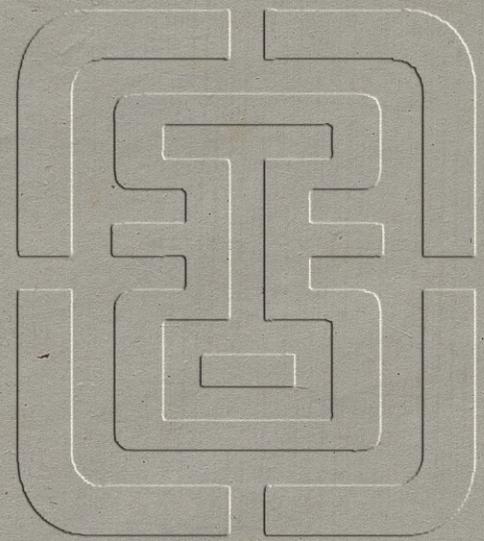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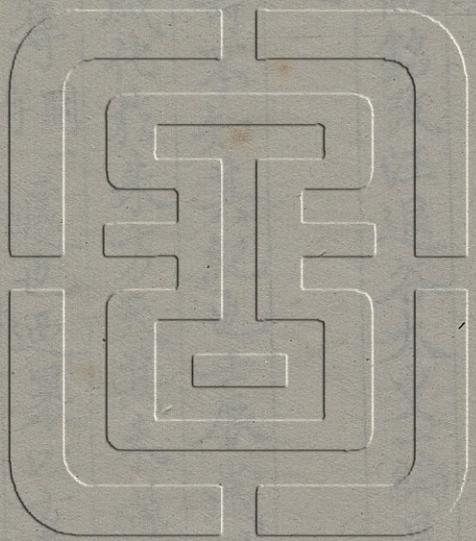
836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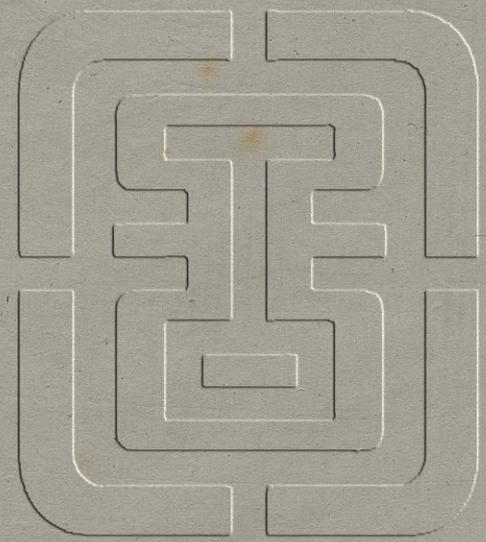
12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畧弓四

塵鶴銘

塵鶴銘攷汪退谷太史編最為詳核今依其本  
錄之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關一字當甲

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關一字當廓耶

奚奪關一字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

之下仙家無關四字我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

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邱關二余欲無言尔關五當有

去鼓關一表留關二唯髻髻事亦微雷門二字

冥尔将何之解化關五惟寧後蕩此字不全

洪波前固重局右雷并又關華亭爰八字

集真侶塵尔關二丹陽真宰此四字不

知其邱字非銘文奉於此未可知也

右邵資政攷次塵鶴銘文附東觀餘論爰後

按今現存石云相此胎禽則此云相彼胎禽者

誤石云後蕩洪流此云洪波者誤

塵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關一本有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關一字當甲

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關一字當廓

邪奚奪關一遽也迎表以玄黃之幣藏乎茲

山之下仙家無關四我竹此字故立石旌其事象

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邱關二余欲無言關三字當有去

鼓關一字表留關二唯髻髻事亦微冥尔雷門二字

將何之解化關五惟寧後蕩洪流前

固重局右

此六字不完又關八字

華亭爰集真侶塵尔

關兩

字或但止于丹未可知也

丹楊真宰

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張子厚記麇鶴銘文載廣川書跋

按今現存石云旌事篆銘此云旌其事者誤也

按此本惟寧上云一字不完又關一字邵本云

關五字今現存石惟寧上有厥土二字原和

關一字邵本或傳寫之誤

按銘文華亭上邵本云不全五字又關八字

此本云不完六字又關八字今現存石上有奕塏勢掩四字此古人所未見惟張力臣所得字有之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窳廊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迹華表留名真唯彷彿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尔歲辰鳴語

解化浮邱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  
洪流前固重局我欲無言尔也何明爰集真  
侶塵尔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

丹楊僊尉江陰真宰立石

右金山經度唐人書塵鶴銘文刁景純所得  
亦見廣川書跋

按此本唐人於經後所書刁學士就金山經度  
中得之以授邵張二本其字錯亂失序為多  
其左取曹國則張力臣國內取之以補原文

其西竹法里四字則鏗取之以補厥土之上山陰  
二字取之以補奕壇之上者也景純名約

塵鶴銘 華陽真逸譔 上皇山樵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  
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  
遽也迺畏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無隱  
故我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邱著經迺徵前事我傳尔銘  
余欲無言尔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

義唯彷彿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惟寧後  
蕩洪流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歷下華亭奚集  
真侶塵尔作銘丹陽外仙尉 江陰真宰

右輟耕錄塵鶴銘文

按此序文與諸本大略相同惟藏下少一字銘  
文較俗本不同二句俗本云出於上真此云我傳  
尔銘俗本云紀尔歲辰此云尔其藏靈未下  
華亭作歷下爰集為奚集惟留聲作留  
形我惟作義唯與邵一張二本不異至我傳

尔銘塵尔作銘韻既重複義亦相類更不  
然也

塵鶴銘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  
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獲之  
遽也迺畧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  
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邱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  
無言紀尔歲辰玄門去鼓華袞留聲我唯

駟髯事亦微冥尔其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  
流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  
塵尔作銘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峯山徵士  
丹楊外仙尉 江陰真宰立石

右近代流傳塵鶴銘碑刻文

此世所流傳之本海昌陳氏刻之玉烟堂法帖中  
者也以較鎮江府治後石刻臨本皆同惟少峯  
山以下至立石十五字耳又按丹徒縣志載宋咸  
淳間所存者其文亦同玉烟堂本惟題名峯山  
徵士仍作徵君與今現存石字不異耳

按此文較之古本前後改竄文義不同字體譌  
舛張力臣辨之最詳其上皇山樵下有逸少二  
字此緣潤州因經以為王右軍書故遂增入其  
傳已久當不始於玉烟堂也大槩前人不曾按  
原石地位故所補字多少不同如序內仙家下  
添一有字直接立石字則少六七字浮邱著  
經下則又多添出八字皆與原石地位不符字  
之錯訛又其餘矣

右銘文共五本其字句各異今並列於前以  
備參攷其郃張二本雖缺字數尚與原石地  
位不亂銘文共二十句後二本只十八句也

右廕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  
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  
往祗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  
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  
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  
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

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為况  
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刻前後有人同斯號  
者也

集古錄集本

右在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  
時模而傳之往祗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  
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獨若  
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放  
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  
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銘其所

作也 集古錄真蹟

按此碑原文首尾不足二百字文忠以為所得六百餘字蓋傳寫之誤當時所得祇六十餘字故東觀餘論以為印書者誤以十為百也文忠以華陽真逸為顧況道號真跡云銘其所作今按廣川書跋云余於崖石上又得唐人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此為定論即歐陽集本亦自改真跡云不敢遽以為況也

此瞻云皮齧美顧道士弟子乞銘詩云大椿枯後新為記仙鶴亡來始有銘正用塵鶴銘事若近出逋翁肯以對莊子乎

右軍嘗戲為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塵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塵鶴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

說 黃山谷題

余嘗戲為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塵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

自成一家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  
客曰子何捨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乎無以應之  
固知書雖摹鞠等技非得不得傳之妙未易工也

山谷題樂毅論後

頃見京口新崖中塵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  
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右軍筆  
畫也若塵鶴銘斷為右軍書端使人不疑如  
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為端勁然纔得塵  
鶴銘髣髴爾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

在四五間

山谷書遺教經後

觀山谷三跋所以推崇塵鶴銘者至矣直以為  
右軍書不疑也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為  
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搦筆書味者從而數之  
深可一笑

東觀餘論

按鶴銘定為陶知景書此發於黃祕書也而  
茗谿漁隱叢話云東觀餘論黃伯思所作  
其跋陶華陽書云隱居書故自出流俗其

在華陽得許楊顏三真跡顏最久而學之  
故蕭遠雅淡若其為人伯思此跋稱贊知景  
若此故以麋鶴銘為類之第余初曾見知  
景書未敢遽以為然按此則沈存中固疑  
非知景書矣

右麋鶴銘資政節公充嘗就焦山下缺石攷次  
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關之故差可讀然文  
首尾似粗可見雖文全亦此百餘字尔而歐  
陽文忠公集古錄謂好事者往之只得數字

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矣蓋印書者傳  
訛誤以十為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此  
數家本為多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故蘇  
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鶯經京口新傳  
麋鶴銘文忠以為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  
疑是顧况云道躋同又疑是王瓚僕令審定文格  
字法殊類陶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者  
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巳卯歲而不著  
年名其他書亦尔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

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二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心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楊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類似麋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

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間居不應三十三年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間居時不在華陽以是攷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東觀餘論張邵資政攷次

按西清詩話云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則真逸者固隱居之別號矣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攷銘引雷門鼓事按

臨海記昔有鶴晨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  
鼓聲聞洛陽孫恩所鼓鶴乃飛去恩起兵攻  
會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所  
鼓必此時豈復有羲之誰有遽取以為引證  
哉然則非晉人文不詳可知矣漁隱攷訂華  
陽真逸為陶隱居或庶幾焉

余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  
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  
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

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  
類即瓚書也下有云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非  
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東觀  
餘論與劉無言論書

按劉無言疑為王瓚書而黃長睿駁之是  
已然此銘斷為六朝人書即逸少與右軍同  
號亦決非唐人此又誤也

山陰不見換鵞經京口今傳一作新傳塵鶴銘  
蕭洒集仙來作記風流太守為開亭兩篇

玉藻塵初滌四體銀鈎鮮尚青我久臨池  
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沉冥蘇子美寶墨亭詩  
集本原題云丹陽子高得逸少塵鶴銘於  
焦山之下及梁唐諸賢四石刻共作一亭以  
寶墨名之集賢伯鎮為之作記遠來求詩  
因作長句以寄按此則直以為右軍書矣別  
本今傳謚空傳集仙作記謚謫仙作郝蘇  
尚青謚跡尚新

師示以塵鶴銘辨今日以所得陀羅尼經右軍

書遺之郡志有墨寶二即此帖之在郡治者與

華陽真逸書也隱而顯離而合於是古潤二

寶俱萃於焦山之下矣

後趙潛題僧如玉塵鶴銘辨

按此亦以銘為右軍書也

鎮江府志云銘之所餘斷石今在山之西南觀音  
菴下濱江崩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沒秋冬  
水落始可摹搨崖上者乃翻本也

塵鶴銘今存於焦山及寶墨亭者蓋盡  
於此凡文字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

三十餘言而所止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  
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領焉熙寧  
三年春予與洛陽鄭逢原公域范陽范禕  
子厚索其遺逸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  
亂石間表留惟寧十字  
完餘二字譌缺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  
後可讀故晉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  
楊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  
樵為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攷者次序之如  
此其間缺文雖多如華亭寮廊之類亦可

以意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學子厚記

張子厚跋  
銘文列前

塵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於崖石久而崩摧  
覆壓掩沒故不復得其全文余嘗怪唐人尚  
書學而此銘字特奇偉宜世賞悉而卒不  
見傳於人自張懷瓘張愛賓徐浩論書備  
有古今字法而不見錄攷其歲月雖不可得  
然此山之摧裂圯壞莫知何時而是書壓覆  
其下知其刻已久但隱沒石間自昔或未知之然  
其刻畫亦幸至今尚完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

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况自號華陽真逸謂  
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直謂顧况所書况不  
知所書如何而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况書  
將於是乎取不可得也往時邵興宗攷次其文缺  
罕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  
學自力求之摹兩山間其缺字三十有五不完  
者七而又別得十二字與興宗不同昔刀景純  
就金山經度中得唐人於經後書麋鶴文以  
按興宗子厚其字錯雜失序多矣宜直示

之惟將進寧則不可究今並列序之來者可以  
攷矣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按之為行  
凡十行為字廿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  
於崖上又得唐人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  
之刻非顧况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  
廣川書跋張子厚銘後

黃伯思學士以麋鶴銘示余世謂晉右軍將軍  
王逸少書歐陽公穀華陽居士唐顧况道豨然  
逸少逋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嘗攷次其年

義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  
平五年辛酉歲卒當五十九年而成帝咸和九年  
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年辛亥  
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  
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顧况卒於貞元末  
當元和七年為壬辰九年為甲午良不及也  
上推壬辰歲為天寶十一載况當此稱其號  
華陽子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昔陶弘  
景嘗以其居華陽觀故自號華陽隱居

貞白平時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其歲  
今日壬辰歲得之山陰甲午歲喪於朱方壬  
辰歲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  
以天監七年遊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  
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  
即十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  
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為  
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真逸特其撰銘若其  
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各以其號自別固不得

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  
石壁摹搨最難又石摧壓其上人不得至風  
雨霜雪不及故字畫至今尚完或疑梁世書  
傳遠六百年不應如新刻於石余求銘後  
王瓚書蓋自貞觀至今亦無為缺貞觀去  
梁未久可攷而知也 廣川書跋黃學士銘後  
按東觀餘論直以為陶知景書而廣川則以  
撰人為知景而書者乃上皇山樵固非出於  
一人也

右麋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為何代  
人歐陽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  
余遍檢唐史及况文集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  
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尔不知歐公何所據  
也 金石錄

焦山麋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世因謂  
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章子厚  
丞相不以為然緣石刻在崖下水中非窮冬水  
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有兵司參軍王瓚

題名小字數十與麈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攷官稱乃唐人則章丞相可謂明鑒矣

蔡佑雜記

按廣川跋璣為貞觀中人此云兵司參軍則又得其官職矣

江水初不凍今年寒洩遲衆芳且未歇近臘仍袂衣載酒適我情興未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

豁暫時况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

墨莊漫錄載王瓚詩

按大石山人麈鶴銘攷載王瓚詩祗四句云宋尤文簡公云麈鶴銘側小碣云徒步不知遠夕陽猶未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無名氏與刻石之歲月碣傍渡一小石刻詩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苦遲三山在何處欲到引風歸題

云丹揚掾王瓚作

京口志作江外水不凍神際無目依

宋魯叟潤州類集以麈鶴銘蔡邕焦光贊江淹焦山集王瓚詩為山中四絕

余淳熙己酉歲為丹陽郡文學暇日遊焦山訪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字有僧云往年於崖間震而墜者余不信然遂擊舟再歷觀崖間尚餘茲山之下二十餘字波間片石傾倒舟人云此斷碑水落時亦可摹榻今因請於州將龍圖閣直學士張子頴發卒挽出之則甲午歲以下二十餘字偶一卒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刻畫遂併出之其文與佛榻所見者同

持以較之第闕二字而筆力頓異乃知前所見者為僧所給耳因摹數本以遺故舊近觀陶隱居諸刻反覆詳辨乃知此銘真陶所書前輩所稱者衆矣惟長睿之說得之馬

子嚴題

按宋淳熙中是石已嘗發卒挽出但不知置之何地又不知何時復沒於江也

麋鶴銘在今鎮江府大江中焦山後巖下冬月水落布席仰卧乃可摹印紹興中訪舊

本有使者過命工鑿取之石頑重不可取  
祇得十許字又以重不能携但携一兩字去  
棄其餘今通判東廳者是也 雲麓漫抄  
此條此瞻所採云此碑殘缺之所由始也余以為  
此碑一毀於雷再毀於人其攜去者已莫可  
踪跡而所謂通判東廳本又不知何往矣豈  
不惜哉

右虞鶴銘刻在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  
模相傳為晉王右軍書惟宋黃長睿東

觀餘論云為陶隱居書良是決非王右軍書又  
疑華陽是顧况道號又疑王瓚書皆非睿  
字長孺號雲林字邵武人又董適書跋第六  
卷載南陽張學子厚所記取其可攷者次第  
之又董君自書其後云余於崖上又得唐詩  
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  
知君字彥遠號廣川東平人又國朝鄭杓衍  
極第二卷論虞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州固  
經以為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况號也

蔡君謨曰麋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麋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麋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北齊摹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真逸為陶弘景及以白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攷之一本山樵下有書

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尔銘作出於上真尔其藏靈作紀尔歲辰張壘本作丹楊外仙部元本作丹楊仙尉又有作丹楊外仙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擊舟過揚字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之二可也

耕錄

按鄭杓字子經羅源人泰定中辟南安儒學教諭著衍極五篇衍極記載三篇其書自倉頡迄蒙古凡古人籀篆以極書法之變皆在所論

曹士冕字端可號陶齋南宋人有法帖譜系劉  
有定莆田人

按張力臣麋鶴銘辨云再察陶南邨輟耕錄本  
亦有不同諸句末又云尚俟拏舟過揚子手自  
模印以稽其得失可見南村亦是懸揣之詞在  
元時已無定準無怪近日之紛也

麋鶴銘余往歲遊焦山後崖水落時得之僅  
數字耳而此帖乃一百許字蓋取舊本刻之  
壯觀亭者刻手精頗不失初意可玩也其

書炳烺今古第不知為何人造潤州圖經謂  
為王右軍至蘓子瞻黃魯直確以非右軍不  
能也歐陽永叔疑為顧况尤無據黃長睿謂  
為陶隱居又謂即丹楊尉王瓚腕力弱不  
辨此隱居雖近似要之亦懸斷也余不識書  
竊以為此銘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  
之雄而結體間涉踈慢若手不隨者恐右軍  
不得尔至於鋒禿穎露非盡其本質亦以石  
頑水泐之故而魯直極推之又極愛之得無作

捧心鄰女郎

焦山塵鶴銘或以為陶隱居或以為顧况或謂  
即王瓚筆獨蘇長公黃太史以為非右軍不  
能而茗溪漁隱辨其誤似更有據余藏舊  
搨銘書僅缺二十餘字蓋郡守模之壯觀  
亭者雖結法加密而天真微剝葉伯寅嘗從  
其舅氏周六觀遊焦山於水中採刻石摩挲  
久之不及搨時之悵恨昨午秋得袁尚之本  
僅十六字加裝潢屬余題其後六觀博雅若

子清言為一時冠不幸早夭伯寅念之尤切毋  
而寄渭陽之思於朱方之化耶二條弇州山人稿  
檢東坡集無稱塵鶴銘者此云子瞻魯直確  
以非右軍不能豈誤以子美為子瞻耶

右梁陶弘景正書塵鶴銘刻京口焦山西南之  
麓下臨江水余弘治甲子嘗游焦山問僧銘  
之所在則云已崩裂墮江雖水落亦不復見  
余信之載其語遊山記中心德丁丑冬再至京  
口錢逸人德孚為余言嘗識其處余既驚

喜且自笑昔為僧所誑遂與德字及鄉貢士  
俞貞明渡江登山踏雪尋之果得於石壁之  
下可讀者僅十字因搦以歸未至銘數十步  
崖上有宋嘉熙二年陸放翁題字云踏雪觀  
麋鶴銘乃知昔人好奇已先於余銘殘闕而  
錄其全文好奇之士庶幾同一快也 金薤琳琅  
踏雪觀麋鶴銘可謂佳話獨不得見放翁  
題字為悵快耳

宋嘉熙二年十二月陸務觀與何德器張仲玉

韓无咎遊焦山踏雪觀麋鶴銘置酒上方烽火未  
熄望風禡戰艦在烟靄間慨然盡醉薄晚泛  
舟自甘露寺以歸

麋鶴銘余親至焦山摹之止有此耳殘璋斷珮  
當以真為貴豈在多耶溥熙之元九月一日蜀

州重裝

二條陸放翁

麋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  
荒僻山僧憚於摹搨紹云崩裂墮江人間既  
少其本雖京口士大夫往來山中亦以僧言為信

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刻甲於東南嘗錄其文悉加題品為金薤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得此銘為恨述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得於山石之下親搨以歸由是此銘復傳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蘭亭攷俞壽老有蘭亭續攷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論辨緝為一編名之曰麈鶴銘攷天下後世豈無同余之好者乎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大石山人銘攷

周吉父金陵瑣事云大石山人作麈鶴銘攷尚少一証李石續博物志云陶隱居書自竒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麈鶴銘皆其遺跡大石山人何不引此

麈鶴銘華陽真逸撰正書今在丹徒縣焦山下刻於崖石輟耕錄云須潮落方可模故罕傳其全文者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又題顧况號華陽真逸而此書顏額太師沈存中則真以為况黃長睿東觀

餘論謂陶弘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  
隱居弘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  
此銘曰壬辰曰甲午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  
三年也弘景以天監七年遊海嶽住會稽及  
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  
去弘景為作傳即十年在華陽可知也董  
道書跋載南陽張望所記云廕鶴銘今存於  
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  
三十餘字而所亡失者幾五十計其完書蓋

九行之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頽焉熙寧  
三年春余索其遺逸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  
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  
昔余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楊外仙江陰  
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似是真侶  
之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云在貞觀中已列  
銘後則銘非顧况可知矣今攷此銘字體與  
舊館壇碑正同其為隱居書無疑余友淮  
陰張紹以丁未十月採幽山下復得七字云惟

寧之上有厥土二字華亭之上有奕壇勢掩四  
字其右題名徵下有君字皆昔人之所未見  
也金石文字記

按厥土二字奕壇勢掩四字發自張力臣而徵君  
君字則丹徒縣志所載宋咸淳中存本已有  
之矣厥土等六字因在小石之下難於搨取故  
昔人皆未之見今閱滄洲搨本真若新發於  
硯厓字兩點下用一反筆尤顯然洵寶物  
也

塵鶴銘刻於焦山西足當江流之衝怒濤走盪  
其下想昔日轟裂之時正值雷雨之夕俗目傳  
為雷轟石其石常沒於江惟冬日水落始得見  
丁未十月望後三日過此先觀重刻二石次至壯觀  
亭址右俯瞰碎石叢雜擗衣下尋見一石仰臥  
於前一石仆於後字在石下去泥沙咫尺臥地仰  
觀始見字迹又一石側立剝甚各存字多窳不  
一命僕各搨一經時落日風寒不能久立遂乘  
片帆回所寓之銀山蘭若抵鐙審視未得其詳

次日復往搨之仆石之下仰搨為難僕之兩手又不能兼理搨具余乃取其傍落葉藉地親仰卧以助之墨水反落汚面不顧也及拏舟而返余之周旋於石隙者已三日矣手足不寧衣履皆穿始得四紙湊其裂痕詳其文字皆歷可覩所少者無幾尔此刻因手書於石故自左而右其字之大小疏密亦不一謹按原石存字上有並列六行下有並列三行是當時本文之定位也雖其間殘缺一段難於追尋要可計數

其方又察重刻二種云是本之海昌陳氏玉煙堂帖內者竊意重摹本山之書未有不先求本山舊跡而反依轉摹之本以意為增損者也豈因水涸之時未能訪求或轉相委託承謠齟舛不肖如余之身任其勞與此所以不得不辨也因節錄東觀餘論廣川書跋中切要語知非王逸少書并非顧陶所書凡余之欲言者古人已先言之殊勝余之喋喋也

張力臣銘辨

按力臣所見之石一仰一仆一側立於旁今抄錄之  
下如親置身江干周旋石畔共事椎搨時當  
盛暑揮汗洒然忽若江岸清風襲人也

紹按二書論次出于宋熙寧之時其字之完闕  
皆有次序當取為程式俱前列原文未免漏  
略今以紹所搨先於側石上得八字仰卧石上得  
三十字仆石下原存二十三字并不全二字後  
察出惟寧上得取土二字華亭上得爽塏  
勢掩四字其右題名徵字上得岳字徵字下

得君字此八字儼然現存合前六十九字何以數  
百年前諸君竟未之見耶據子厚云石甚迫  
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即紹當日同僕仰臥  
搨出時甚苦濕湯粘置壁間諦審熟揣者  
累日夜而後得此八字蓋不敢使古人遺跡等  
諸過眼煙雲也曩嘗遍質之宇內精鑿東  
吳顧亭林先生著金石文字記載云淮陰  
張紹審訂復得八字可謂毫髮無遺矣茲  
欲論其全勢惟據原石上下見存之定位即

可揆度其餘而余所難置者尤在中間巨失  
一段據廣川跋云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即為句  
讀之約束定數每行除上下存者若干又據  
各本所傳之文填寫湊合恰當原位無容那  
移其無證佐不敢妄入者僅闕十字

金山唐人  
書本存字

如去華西竹法里山陰之類  
儘可成句亦不輕為引用

較前後諸本又獨多

矣然不比尋常碑版之易讀故非圈不期  
非註不悉特依原式完闕断裂之形臚列於

左

張力臣書東觀餘論廣川書跋後

按力臣之圖最為有功其原石之大小断裂之紋  
痕使千載後覽者恍然在目鏤今依其原圈石  
之大小及所存之字具於一圖而以其所湊合之文  
分為一圖其字之不足者仍闕之著於篇首  
以便展卷即得鏤又於力臣所遺唐人書本  
內字湊入山陰二字於棗塏之上西竹法里於版  
土之上以成全文并度原石之丈尺別為一圖亦附  
卷首苟有可取不敢遺棄一字也

今本山重刻橫直二種皆全依玉煙堂帖本前

後改竄不同與原石位次參差不合并字體  
多譌亦列於此以備對勘

前標題塵字今刻譌作塵下有序譌作并  
序

前題名一行原文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書十  
字今刻前心有華陽真逸撰五字逸又譌作  
逸譔譌作撰乃於銘末插入上皇山樵人逸少  
書譌增人逸少三字

序首行上於字今刻作於

序次行今刻奚奪下少余仙鶴三字

序三行原文仙家下是無字下關三字是我  
字我下又一字不完方接故立石字今刻仙家  
下譌作者直接立石字應少七字

銘首行原石上存相此等六字下存華表  
等五字其間關十四字當是浮邱著經下  
半句又余欲無言尔也何明雷門去鼓三句下  
便恰合華表句矣今刻作迺徵前事出於  
上真余欲無言紀尔歲辰多出一句八字下占

雷門二句之位與原石不合則次行唯髣髴  
之位亦不合矣又雷謔作玄鼓謔作鼓表謔  
作表留謔作留形謔作聲義謔作我  
銘次行上存唯髣髴等六字下存厥去等六字  
其間闕十三字當是微冥一句又尔將何之一句解  
化下半句又闕一字即接厥土惟寧矣今刻以解  
化接惟寧為句竟參錯損去二句八字與原  
位相遠况原石惟寧上見存厥土二字盖未察  
也又蕩謔作蕩

銘三行上存洪流等五字下存奕壇等八字其  
間闕十一字當是重局一句又左取曹國右割  
荆門下又闕二字是奕壇上半句今刻重局  
下作右割荆門未下華亭察原石華亭上  
見存勢掩二字何以改作未下勢掩上又存奕  
壇二字何以改作荆門可見各句皆謔矣

右題名一行原文 字止存上半偏在右下是  
岳徵君三字今刻謔作峯山徵士岳謔作山  
君謔作士

題名二行丹譌作丹

題名三行原文江陰真宰四字今刻下增立石二字

右皆指數可見者不敢略加妄議想因重摹之時不曾計其位次牽合足成身

再察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本亦有不同諸句云乃徵前事我傳尔銘余欲無言尔其藏靈又作義唯髣髴歷下華亭奚集真侶董文敏遂依之以刻石輟耕又云以余攷之一本山樵

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尔銘作出於上真尔其藏靈作紀尔歲辰陳氏玉煙堂帖正本之世今重刻二種又本之玉煙堂也

又廣東黎堯石并嚴氏有翻刻殘本未睹其全然刻於他處或增減無攷如金山唐人書本已自不同惟刻於本山者後人將信為真或原石漸至於淪亡或憚勞不精於搜攷則終不能觀本來面目其為害孰甚乎識者其辨之

以上五條張力臣辨玉煙堂本錯訛

玉煙堂刻即世所流傳之本也文列於前  
奚奪下少余仙鶴三字今按原石地位奚奪下亦  
或容不下三字故圖內止添入鶴字

凡神物之在天地間也隱見固有其時而能力  
而寶之者豈不以其久哉岐陽之石鼓岱嶧之篆  
刻當昔時消沈磨滅未嘗不偃仆於煙榛霜  
草之間一旦有好事者寶之聚之雖或不無殘  
缺而人終不敢以譌舛亂焉陸放翁云殘璋斷珪  
以真為貴豈在多邪顧不然與昭之於麋鶴銘

也既備列五本於前可以一覽較然矣然釋文  
雖詳而本文未顯究不能與石鼓篆刻彪炳  
天壤吁可惜也原其要歸仍以重立原石為主  
請試言其次第蓋重立之法宜先以仰面石側  
立一石移置寶畢亭上至仆石雖大固曩所曾  
植者若扶而立之江邊斯稱極快否則俟冬日  
水涸時掘其沙土容身可搦再別磨石依原  
位行次效宋人之補刻重摹而精勒之亦一快  
也不然姑將仰面一石取起可一朝而畢至為

簡易從來遺墨數字即可垂之永遠况此石  
見存三十字已得首尾之大槩乎誠令此石先得  
無恙徐園再摹三十九字與不全二字并宋人  
補序三十四字合一十三字置於一處則神物復  
還舊觀一以正前人之譌舛一以啓後來之信從  
力而寶之是所望於博雅君子者也余始於  
丁未迄於申戌垂三十載其間遍遊五嶽較  
刻諸書故鹿之無暇每思各依原形大小摹  
刻四幅於家園日月逾邁忽至七旬嗚呼余

且老矣方苦形神之衰憊老病之相侵無可如  
何因念茲殷勤細訪亦大費苦心亟重刻此本  
并力疾雙鉤數帙以待識者且玩而老焉可矣  
至於石之課能復立耀光怪而吐虹霓他日有望  
氣者是必遠知神物之所在也  
張力臣欲重  
立原石論  
按自丁未歲張君力臣欲重立原石至今數十  
年間無人為其事者而滄洲太守乃昇而出  
之沙石之中不可謂無人同其好也力臣又欲  
重摹四幅其志甚勤余今欲手摹其文以成

力臣之志而齧石未就且謀剗剗之資他日  
若成當亦快事但恐腕弱無能髣髴古  
人萬一耳

立石真侶者丹楊外仙尉攷郡名唐曰丹陽  
史遷年表文從揚祭姪帖顏魯公官爵亦  
然今之仙尉晉邪唐邪正自待辨朱長文  
帖攷載云梁普通四年陶弘景書計僞玉烟  
翻刻本紙

按丹陽古雲陽縣唐天寶初號丹陽非晉

漢之比漢丹楊郡治宛陵晉丹楊郡治秣陵  
以山多赤柳得名故古本丹楊皆從木也

又按壬辰為梁天監十一年甲午乃十三年即  
以此銘為弘景書亦當繫之天監中不知長  
文何據而云普通四年

滄洲太守既出塵鶴銘於江中以搨本見貽  
因諦觀累日沈思默想知其用筆蕭洒之  
妙其鋒顏顏禿固是水洎石泐使然未可以  
是為古入秘妙也至於書撰姓氏本無可攷既

非右軍亦非弘景即華陽真逸與華陽  
隱居偶同道號亦祇可懸擬為弘景之文不  
當直定為弘景之書其書者固自署上皇  
山樵何從知其姓名而一時道流皆各自別銜  
如真宰仙尉徵君即銘辭所謂真侶是  
也諸君並高世慕道匿跡逃名更安可  
強指其人又其字體參雜篆隸六代皆然  
即南北分界其書法亦未必不互相流傳何  
可定為平陳以後南土始有此結體而諸家

議論紛紛余俱未敢深信鈎摹之餘仍採拾  
舊聞而各識數語於後或譏余曰東觀既有  
成書廣川亦多緒說此書雖不作可也余曰  
自古文人各是其說蘭亭聚訟無慮數十  
百家又何嫌詞費耶家有敝帚身之千金  
此亦鶴銘之敝帚也好古之士或庶幾覽焉康  
熙甲午六月望日退谷汪士鋐記以上凡不註某  
人某書俱汪太史攷

焦山西南曰麋鶴巖今淪於山麓亂石中壯

觀亭之左曰義之巖宋僧了元詩云朱方麋  
鶴右軍奇入石三分記歲時龍躍蛇奔此岩  
下等閒雷雨恐飛馳

京口三山志

此刻為世環寶者千餘年而迄無有定說  
無有真見大奇以為右軍者非以為隱居  
者亦非蓋晉梁二世字形尚古今諦玩皆唐  
人筆意明其非二公也謂之有右軍之奇則  
可業有右軍之奇亦何必右軍非右軍也必  
唐中晚之人無疑惟其書石時隨其高下或

仰面或平立皆懸腕擲筆所以千態百致不  
可狎眎山家幽邃又必自為刻鏤所以下筆  
精神色呈露况經江波洗濯石理真成錐  
沙尤助其奇耳永舛集古錄云獨得六百餘  
字今按其首尾余所得無百而大義已可屬  
何有六百字為且不言六百字果何說足  
歐未見真本也蘇有詩王有述近日董宗  
伯亦有補書潘有江上山志皆為未見而  
余獨幸家小阮為我收錄敢詫之以為山

居之耀 墨林快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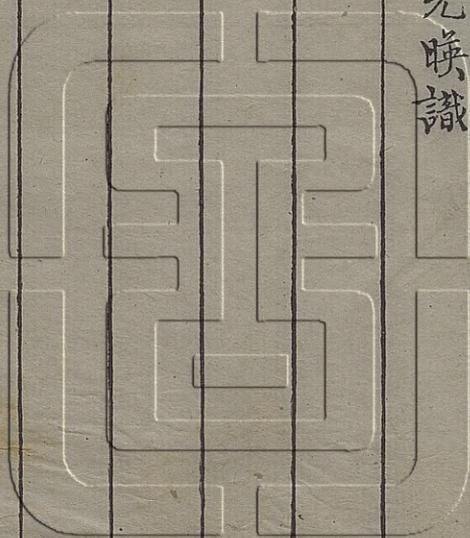
石墨之傳於今有難以驟讀者天發神識石斷而為三處鶴銘裂而為四又失其腹由是釋文不符覽古者闕其疑可也移易增益其辭不可也曩在白下得祥符周雪客神識碑攷既序而傳之矣淮陰張力臣乘江水歸壑入焦山之麓藉落葉而仰讀塵鶴銘辭聚四石繪作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序不紊且證為顧逋翁書蓋逋翁故宅雖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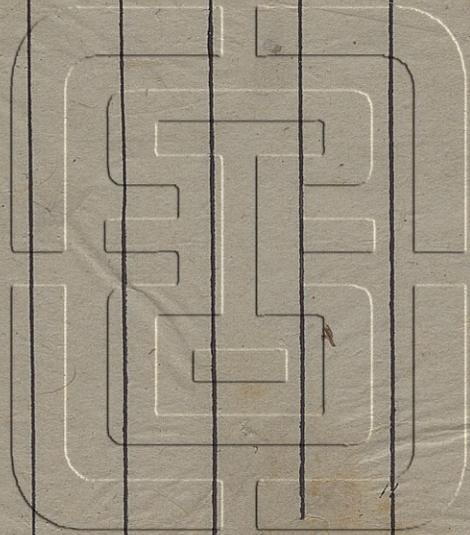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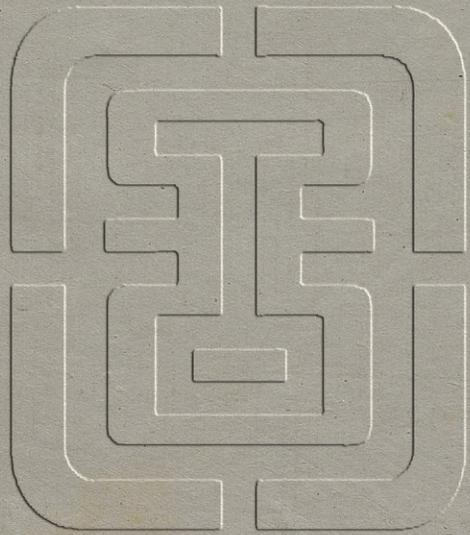
海鹽之橫山而學道向曲遂移居於此集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於性所好斯塵之作銘理有然者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衆說之紛綸矣力臣名貂精書法嘗為顧處士奕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手摹家藏湯彛款識遺余惜不營生產歿後畫散失并傳刻棗木悉歸之閩人可歎也 曝書亭集已上三條補錄按汪編載顧元慶塵鶴銘攷一條蓋書於所錄論辨之後者也其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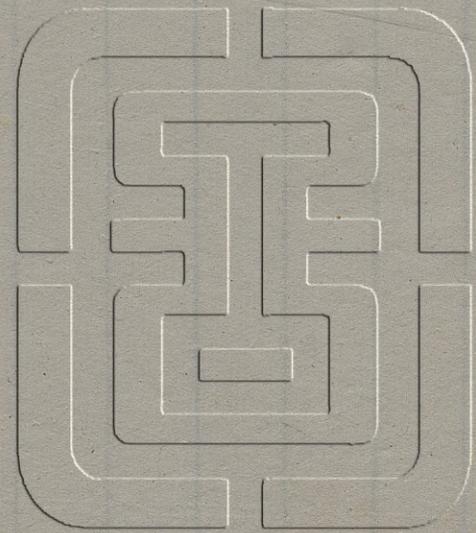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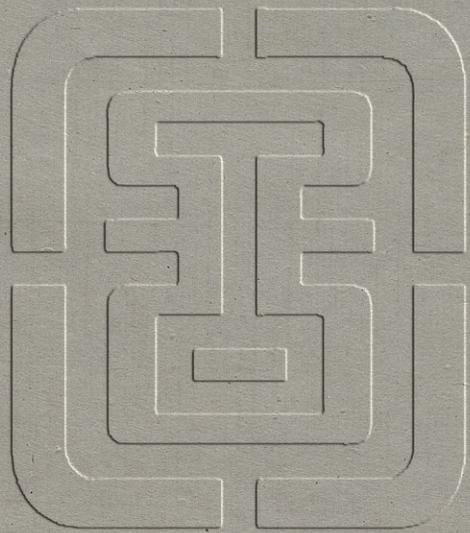
大約汪編所收余補錄三山志一條則顧所錄  
而汪不載者滄洲先生既出銘石於江中搨之  
計七十七字較歐陽公所得更多今人何幸  
而得此也余先此得一本有仲經曹君題跋  
知為倦圃先生藏本計三十六字其前兩幅  
又十一字仲經題云此十一字余親至焦山搨得  
石雖剝蝕而字形猶幸完好特補少司農  
藏本之缺云此冊先後所搨僅四十七字視今  
搨尚少三十字而元本三十六字筆法特見道

健似為勝之石為水泐愈久則字畫愈頽此帖  
鋒鋸殊未為失不知搨自何年也可云至寶

矣  
光暎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Centimetres

#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